

业精于勤，严以律己

——裴安平老师访谈录

裴安平老师，1953年10月生于湖南，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后又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继续攻读研究生，师从中国考古学大家苏秉琦、俞伟超先生。[1985—2002](#)年，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历任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湖南省考古学会秘书长、湘鄂豫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后于2002年调入刚刚创立的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工作，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学一级博士点带头人，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的建设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裴安平老师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和聚落考古领域内研究成果丰硕，于1990、2001、2010年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项，普通项目二项。曾于《考古》、《文物》、《东南文化》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有《农业文化社会——史前考古文集》，著有专著《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专著《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

（以下《文博之星》编委提问以Q代称，裴安平老师回答以A代称）

Q:裴安平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文博之星》的专访！首先，我们向您介绍一下此次专访的缘起。您在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和考古学专业创立之初就来此任教，是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南师大成功获得考古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创立考古学博士后流动站都离不开您的大力推动。您自身作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和聚落考古研究领域内的顶尖学者，亦是学术成果丰硕。《文博之星》是我们在王志高老师的倡议下创刊，收录南师大考古文博专业优秀学生论文的一本辑刊。因此，我们在创刊之际，希望通过对您的专访，让一些没有机会接受您亲自授课的南师文博学子领略大家风采，也希望您能对他们的学习道路进行指导。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裴老师，您的求学道路是什么样的呢？

A:我是1977年参加的高考，这是国家恢复大学高考招生后的第一次考试，所以留给我的复习时间只有两个月。在此之前，我只学习到初中一年级。这也就意味着我要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把从初一到高三的全部知识学习一遍。不过好在我的文科基础很好，因为我平时很爱读书，马列主义的书、国内外文学名著我都爱看，所以我并不需要去特别复习语文、政治和历史、地理。当时让我感到困难的就是数学，在两个月内要学完六年的数学内容，没有别的方法，只能“拼命”。那个时候，我白天还要工作，就只能晚上复习，每晚学习到凌晨四点半，早晨七点半就要起床上班。两个月内，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两只眼睛都熬成了“熊猫眼”。就是这样去“拼命”，我在高考前做完了书上每一道数学题，在高考中，我的数学成绩是所有科目中最高的。

我进入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学习可以说是一个意外。在填高考志愿时，我报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这三所学校，每个学校内的两个志愿专业选的都是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专业。高考分数出来后，我被北京大学录取。由于那一年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业报考人数比较少，没有招满计划人数，所以原本已经被经济学专业录取的我由于高考历史分数高，被调剂去了考古学专业。就这样，我收到了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开始了在北京大学的求学旅程。



裴安平老师

Q: 据我们了解，您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就表现十分优秀，请问您有什么特别的学习方法可以和同学们分享吗？

A: 这个问题在我读本科时，我和同学们也经常向老师问起。当时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是又激动又困惑，激动的是我考上了北大，困惑的是“考古”是什么？在我进入北大学习之前，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班上很多同学也和我一样，在入学时对专业十分懵懂。那时北大的老师们都很关心学生，经常到宿舍来陪我们聊天，交流期间我们最常向老师问起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考古的方法。可是每个老师的回答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学习方法，唯有多用功、多读书。

所以我在本科期间，把北大图书馆收录的建国以来所有的考古发掘报告都读了一遍。不仅仅是简单阅读，我还做了详细的摘抄与分析。我还记得当时有两本书让我读了后觉得十分有用，非常喜爱，一本是马承源先生的《中国古代青铜器》，

另一本是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书上的内容，只能靠动笔头一个字一个字地抄，所有的图，只能靠比较透明的白纸一张一张地透。就这样，我手抄了全本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关于早期材料的研究部分，并把每一张图都画了下来，可以说今天的学生很少有这种刻苦的精神了。

这样的刻苦学习让我积累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当年系里组织本科生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我可以准确地说出展厅里每一件陶器是什么文化、什么时代的器物。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有一次邹衡先生带我们去山西洪桐考察，当地文物部门的干部拿出了一件一米左右的铜尊，邹先生自己进屋看了后，让站在门外等候的学生排好队，一个一个进来说自己对这件器物的看法。轮到我的时候，我进去看了一会儿，开口第一句就说：“这件东西可能是个假的。”这让邹先生非常震惊，他让我继续说下去。我说：“这件东西的器形是商代的，纹饰却是汉代的，加之它的铭文也与商代铜器的铸铭工艺特征不符，所以这不像是商代器物。”我说完后，邹先生赞不绝口。

只有对基础的材料和知识有所掌握，才能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与看法。北大每年在五四青年节的时候会举行校庆活动，其中一项是本科生的学术报告会，要拿自己创作的论文像在研讨会一样地上台作报告。我们班上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我找到了严文明先生，向他说了这件事。先生与我同是湖南人，平日与我很是亲切，所以他很直接地和我说了想法，认为我对于考古地层学、类型学这些基本方法都不熟悉，现阶段还是不要参加了。但我说，我读了这么多材料，我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有想要表达的想法，正因为我对这些基本研究方法不熟悉，所以我更要去尝试一下，锻炼一下。最后我写了一篇关于大汶口文化入侵河南的论文并做了演讲，严文明先生作为评委在台下听了后，对我连连称赞，直说：“老裴，你的论文太棒了，太棒了！”

所以学习考古很难有一个普适性的方法，每个人的学习方法都不一样，但是刻苦用功，拼命读书肯定是学好考古的必备条件。



裴安平老师北京大学毕业照（四排右二为裴老师）

Q: 如裴老师所说，您在本科期间广泛地阅读学习了考古材料，那么您是如何确定自己的学术发展方向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呢？

A: 我在上大学之前，受到那个年代的时代背景和思潮的影响，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相关的书，像《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我都很熟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对于早期的考古材料更感兴趣。当时在我考研究生的时候，宿白先生、邹衡先生都来找我谈过话。宿先生因为我在隋唐考古的考试回答中有所创见，对我印象很好，甚至给我开出了只要考他的隋唐考古研究生，就能让我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条件。邹先生则是认为我的理论功底比较好，希望我能帮助他进行国家文明起源的相关研究。但是那个时候我选择了俞伟超先生，所以我在硕士期间跟随俞伟超先生进行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



裴安平老师与俞伟超先生于北京协和医院合影

Q: 您刚刚也提到了，在硕士期间您就已经跟随俞伟超先生对长江中游的考古材料进行研究，您到湖南省考古所工作后，也在湖南开展了很长时间的田野发掘工作。在此过程中，您主持发掘了彭头山、八十垱等多处重要遗址，有许多重大发现。请问您对于多年的田野发掘工作，有什么心得吗？

A: 在湖南进行这么多年的田野工作，最让我深有体会的一点就是不要让发掘左右自己的学术道路，而是要结合自己的学术规划，有意识地去进行发掘，像八十垱遗址的发掘就是在这种有意识地规划下进行的。当时我们先发掘了彭头山遗址，地层中出土了大量的夹有稻壳的陶片。可惜的是这个遗址本身被破坏的太过严重，我们到现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文化层已经裸露在地表，只留下一片面积几

百平方米坡面可供发掘。做完这个遗址的工作后，我就在思考下一步应该去挖什么。因为通过彭头山遗址的发掘，我们已经对这个考古学文化的基本信息有所掌握，下一步应该要去了解使用这个考古学文化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聚落形态是什么样的。所以我选取的下一个发掘点是一处高台遗址，但是这个地点的工作给了我深刻的反思，因为在发掘中发现，这个地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层已经被汉代遗址全部破坏掉。这让我意识到，高台遗址因为其宜居性，不仅适合早期人类居住，也是晚期人们理想的居住地点，所以非常容易被破坏。于是在新一轮的区域考古调查中，我选定了八十垱这个地点，因为此处地势平坦，长期被水淹没，只有这样的地点才会完整地保留下早期遗址，有助于我们认识早期聚落形态。果然在八十垱遗址的发掘中，我们发现彭头山文化堆积层在地表以下一米处开始露头，整个遗址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发掘出了现存中国最早的围沟和大量炭化稻谷遗存。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主动发掘工作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没有思想就不会有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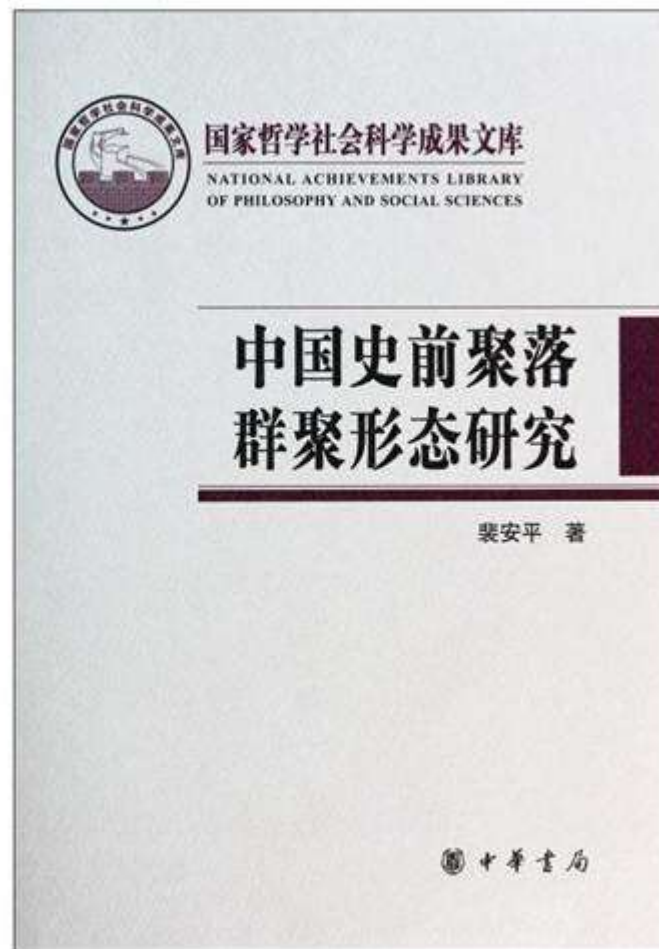


裴安平老师与俞伟超先生交流（1989年1月于长沙）

Q：我们知道您在聚落考古方面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工作，学术成就很大，请问裴老师对于聚落考古视野下，“空间”这一概念是如何理解的呢？

A：聚落考古中，“空间”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遗址或者城址内部的聚落空间结构。比如距今6500年到距今6000年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内部就呈明显的分层向心结构。到距今4500年左右，以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为代表，整个聚落内部的向心性布局全然不可见，取而代之的是聚落内的排房和套间，这是聚落形态的一次重要变化。到距今4500年以后，中国的聚落形态进入第三阶段，出现陕西神木石峁古城、山东日照尧王城这样的大型城址，城内分布有数量众多的聚落，这就要研究大型城址的空间布局。第二个层次是在遗址或城址内，聚落与聚

落之间的组织形态。只有弄清聚落与聚落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组织结构，才能回答为什么聚落内的人口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城址会越来越大。比如尧王城遗址所反映的聚落组织关系最为清晰。第三个层次是聚落群与聚落群之间的组织形态。不能单纯的从城址或聚落的面积大小来确定遗址的等级，而是要通过社会组织关系来确定遗址或聚落等级，在此基础上，再探究一群聚落与另一群聚落之间的社会组织关系，来讨论是否出现了国家这一形态。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以考古学文化作为社会单位，而是要综合性地来看聚落形态。



裴安平老师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

Q: 由于我们《文博之星》主要面对的是本科生群体，所以希望您能对本科生的专业发展和学术道路规划作出指导。为了能在学术道路上有更好的发展，请问您认为本科生必须在专业学习方面要做到什么？

A: 首先，是必须要做到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来，要多看书。现代社会容易让人变得浮躁，变得功利，但是要想做好学术则必须要摒弃掉这两点。我很痛心的是，很多学生现在都不看书了，整天捧着手机，这就导致大量应该用来学习的宝贵时间被浪费。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把建国以来所有的考古发掘报告都读了一遍，那么现在的同学们，不说建国以来，是不是应该把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报告都读一遍呢？可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同学连基础的课本知识都了解的不够深入，何谈去阅读更多的材料？我在高考的时候，每天只睡三个小时，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没有一天是在晚上十点钟之前回到宿舍的，每天在图书馆里不把今天借的书看完就不出来，日复一日、持之以恒地努力才能有所收获。很多其他学校的老师在和我交流的时候，我们发现现在的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基本功太差，那如果大家都能做到我说的这些，怎么会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储备呢？当然，在努力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干扰。我在北大读书期间，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最时髦的玩意儿都能在北大校园内找到，每周的校园舞会、邓丽君的追星潮、排球比赛的体育潮等等，这些活动我几乎从不参加，不是说让同学们完全摒弃掉生活中的休闲娱乐，但一定要有节制。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收获，就一定要舍弃掉一些这个时代看来最好玩、最诱人的一些事情，不为外界所干扰，坚守本心，持之以恒，一心只读“圣贤书”。当然，可能有的同学曾经有过这种浪费时间的行为，但是只要从当下开始努力，就永远都不迟，想要做成一件事情，只要你有“拼命”的精神，永远来得及！

其次，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就拿田野实习来说，很多同学以自己第一次接触、不会发掘为理由，就不认真对待，这是完全不可取的。无论你会与不会，认真的态度都是第一位的。

最后，就是要永远保持严格的自我要求、高远的自我追求。只有这样强大的内心信念才能带来足够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去拒绝诱惑，克服困难，在学术道路上一路向前迈进。



裴安平老师早年与苏秉琦先生交流

Q: 非常感谢裴安平老师能接受我们的专访，为我们答疑解惑，传授经验。最后，希望您能为南师考古文博学子和《文博之星》杂志各送上一句寄语！

A: 祝同学们能够走得更远，飞得更高，时刻保持自我追求和积极向上的进取心，不受外界影响诱惑地去追求学术！

祝《文博之星》杂志越办越好，充分地展现南师考古文博学子的学习成果！

采访人员：袁方 姚玥 左凯文 徐良

执笔：袁方